

一部被人们争相传抄的奇书

彭起羽

著

前程的误导

20年前：手抄本《一只绣花鞋》

20年后：官场奇闻：一双红女鞋

一双红女鞋

湖南文艺出版社

彭起羽

著

前程

的
误导

一双红女鞋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双红女鞋/彭起羽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1967-X

I. 一…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599 号

责任编辑:刘 云

封面设计:老 羊

一双红女鞋

彭起羽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3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ISBN 7-5378-1967-X/I·1907

I·2152 定价:21.80 元



内容简介

陈枫是某省级机关的普通干部，老婆冷梅为了能让他尽快飞黄腾达，通过打麻将勾兑上司，终于使他当上代科长。陈枫一面为自己能当上代科长而庆幸，一面又为他老婆与上司的关系苦恼万分，在官帽子和绿帽子之间痛苦彷徨，同时，科里的许多人对他的提升不服，工作也一时难以开展。冷梅带着陈枫去见她神秘的表姐，表姐拿出一只粉红色的绣花女鞋给他，鞋中的鞋垫里藏着一份秘笈。祖传清朝大官僚和珅曾把一生的经验写成两份秘笈，一份为“为官之道”，一份为“经商之道”。分别藏于一双粉红绣花鞋的鞋垫中，交给两位夫人各自保管，作为和家世代传家之宝。后来这双鞋子落入大土匪白敬斋的手中，白敬斋招安当上特务头子后，把这双鞋分别交两位夫人保管。表姐的母亲就是白敬斋二老婆的贴身侍女，解放前夕带着一只藏有“为官之道”秘笈的红粉鞋逃离特务机关。隐性埋名跑到成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不经的故事，陈枫本着姑妄听之，姑妄信之的原则，接过鞋子，然后通过秘笈上的指点开始



他权弄宦海的生活。首先，他根据秘笈所叙，解决了思想问题，容忍了老婆与上司的暧昧关系，决定官帽子与绿帽子一起要，再用狐假虎威的方法将科里资格最老，工作能力最强的老刘控制到手里，接着又通过种种欺骗的手段，把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妻子，同科室的胡悦勾引到手，使之成为自己的情妇，好让她在科里支持他的工作，作为他在科里依靠的基本力量。他和妻子分工，各自勾兑两位处长。

陈枫知道在这个论资排辈非常严重的机关大院，他这种没有多少根基的人一定得找位树大根深的靠山。他把目标锁定在厅长身上。厅长是一位比较正直廉洁的领导，陈枫在通过送礼勾兑关系失败后，深研秘笈，茅塞顿开，采取正面不行走则面，侧面不行走背面的方法，抓住厅长的母亲有病又信迷信的弱点，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从精神上控制老太太，然后再通过另外的方法控制住厅长的夫人，采取陷害的手段挤走厅长家的小保姆，然后把一位曾经跟她发生过肉体关系的三陪女装成侄女送到厅长家，以便拉厅长下水，甚至还利用厅长一家对他的信任把摩掌伸向厅长夫人，妄图通过肉体达到进一步的精神控制。

通过种种手段，他最后终于成了厅长母亲的干儿子，跟厅长私下称兄道弟起来。有了厅长这棵大树做靠山后，他又调转头来对自己的两位顶头上司动手，他先将一位三陪女当成到成都来求学的朋友的妹妹绕着弯子介绍给曾为他当科长出过力，又跟他老婆关系密切的副处长，然后通过胡悦找一帮社会上的小痞子去捉奸，再嫁祸给正处长，结果正副处长双双下课，为他上处长扫平道路。这时，情





人胡悦已经没什么用了，他又利用胡悦某些肮脏的心理把她踹了。

陈枫通过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却到处结仇，遭到了仇家的报复，他一直怀疑红杏出墙，对他不忠的妻子被分家绑架，冷梅为保护自己的操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时他已知道妻子帮他勾兑关系只是通过打麻将，并没将自己贴进去。他在这场争斗中得到了官位，却失去了朋友和爱人。面对妻子的遗体，他感到深深的疼痛，同时也幡然醒悟，不择手段地钻营可能得逞一时，却不能得逞一世，人世问除了名利外还存在亲情和友情，这是比名利更加宝贵的东西。他还从厅长和老刘等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决定以后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工作上，争取靠工作上的优异成绩来取得党和人民的认可。

书中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扑朔迷离，情节跌宕起伏，语言生动诙谐，心理描写细腻丰富。写作中作者吸取了大量的现代派写作手法，熟练地运用荒诞派，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技巧，使整部作品更加深邃怪异，却又能让读者从种种神秘荒诞中看到生活更加真实的一面。作者是一位创作出版过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和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多产作家，本书是他今年推出的另一部力作。



1

我在机关终于时来运转了，下班时李处长突然找我谈话。从处长那里出来，就迫不及待给老婆打电话。我说婆娘，在家里把屁股翘高点等着我。老婆说什么事？把你高兴得像饿狗见到屎。我说不是屎，是骨头，到家再告诉你。

进了家门，老婆正弯着腰在床边叠衣服，把个机关里千人赞万人爱的屁股翘得老高，我便扑上去从后搂着老婆的屁股。老婆嗔道，你龟儿子疯了？我说就疯。老婆说你放开，有啥高兴事儿？我说先亲一个再说。

老婆返身一巴掌推开我：狗欢喜有三棒棒挨！

我老婆冷梅外表文质彬彬，像个斯文腼腆的小学语文教师，内在性格却喜怒无常，好起来就像一碗蜂蜜水，甜腻腻的把你一身筋骨都要泡化，不好起来就如同一条母老虎，一声虎啸狮吼，把你三魂都要吓掉两魂半。

老婆这些年温柔越来越少，脾气却越来越大。我的进



步太慢，她夫贵妻荣的观念又特别深，做梦都想着要当官太太。而我又迟迟得不到提升，她窝在心头的火不找我出，另外去找哪个出？

今天，处长找我谈了话，我男子汉的雄风骤然浩荡起来，就对老婆说你猜猜，今天咱家有啥喜事？老婆更加火了，你有屁就放，什么事了不得的！我立即做出一个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造型：

婆娘，老子过两天就要当科长了！

我满以为，冷梅听见这话，一定会高兴地尖叫一声，然后张开双臂扑过来，搂住我又啃又咬，我就趁机扒下她的裤子，酣畅淋漓地干她一次，出出憋在我心头的闷气。

没想到，老婆听了这话，并没兴奋得昏了过去，甚至连大吃一惊的表情都没有，只是淡淡地一笑，说别高兴得太早了，在没正式行文以前，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单位来的，同时分来的还有四眼。四眼跟我一进大学校门就成了铁哥们，我们臭味相投，把百分之九十的心思都花在对付女同学上面，四眼外号人称“摧花魔头”，很像金庸笔下的邪教人物，而我的绰号却不太雅，说出来很让人不好意思：“月经部长。”

念大学那阵，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各种播放黄色录像的镭射厅如雨后天春笋般地在学校四周肆意蔓延，通宵达旦呆在镭射厅的大学生们个个都像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白天晚上都飞檐走壁，女同学的安全问题，就成了一项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才把本系和外系一部份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同学的月经起止时间弄清



楚，登记造册，无偿地提供给每一位需要咨询的男同学。

我的这项护花工程并没对那些漂亮的女同学起到多少保护作用，在校的大学生们，机会比安全更重要，好不容易逮住个机会，头脑一发热，安全就被热情蒸发掉了。

四眼就曾经在咨询了我的情况下把化学系的一位女生搞得月经不来，四眼混帐，硬说我提供的情报不准确，要我赔偿经济损失，把我口袋里惟一的五十元搜走，还强迫我为他四处借贷，把那女生送往一家乡镇医院，我又是一时糊涂，给那女生的假条上写成了急性前列腺炎，幸好遇见一位比我更糊涂的老师，不然真不知道怎么收场。

分到机关后，我俩更加狼狈为奸，瞪着一双狼眼，四处寻找可餐秀色，很快，四眼说盯上了我们科的胡悦，我则看上了收发室的小姑娘冷梅。

那阵子，我只要没事，天天都往收发室跑，冷梅对我这位新来的大学生并不感冒，后来才晓得，冷梅对自己的长相充满自信，认定她只要在这里一坐，定会引来无数的俊男帅哥，她的理想是找一位有钱有势，帅气温存的金牌老公。

后来真还等到了这样一位傻小子，样儿很像费翔，老爸是家大公司的老总，有房有车有情人，他本人大学毕业，亦分配到一家省级机关，经常开着老爸的奔驰来接冷梅，每当我看见冷梅吊着他的膀子蹦蹦跳跳地往车边跑，心头就产生出一种苦大仇深之感。我叫住四眼，日你妈，你得给老子想个办法啊，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端我的甑子？

四眼和我在对付女人的问题上各有择重，我是胆子



大，为了女人，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四眼是鬼点子多，把眼镜推一下鬼点子就出一个。大三时，王结巴爱上二班的朱萍，很想跟她如此这般，四眼就叫他去借了一部相机，绑在长杆上，等朱萍进浴室洗澡时把相机举在窗口上，利用自拍拍朱萍。四眼说，女人就是那件衣服，给她扒掉了，她就乖乖地听你指挥，让她仰着她就不会趴着。

当闪光灯惨白的闪光利剑般地划破女浴室氤氲雾气之时，整个浴室立刻传出一阵地动山摇的尖啸。王结巴吓得扔下杆子落荒而逃。事后学校保卫处的饭桶们自以为是的断定，这是校外的小痞子干的，堂堂大学生，断然不会干出这么下流的勾当。于是，学校附近的那些小流氓就大难临了头，被派出所的人追得鸡飞狗跳，半年不得安宁。

四眼又重新对我弹起他那套女人脱了衣服就听指挥的理论。我气得只想给他一耳光，你他妈的也想让我像王结巴那样，一见到戴大沿帽的就吓得发抖？四眼把眼镜架子往上推了推。别急啊，山人自有妙计。

两天后，四眼告诉我，冷梅左乳房下面有颗碗豆大的黑痣。我说你他妈的如何知道的，莫不是做了变性手术混进女浴室？四眼说他堂堂伪君子，岂能干这种下三烂的勾当，他是让胡悦代我观察到的。

我打电话把“费翔”约到茶楼里喝茶，对他说，冷梅本来是属于我的，现在你既然要横刀夺爱，本人自知不是对手，甘败下风，决定拱手相让。不过，你以后一定要对冷梅好，绝不能因为她以前跟我有过一段关系而耿耿于怀。

“费翔”的脸色开始暗下来，出现暴风雨来临前的征





兆。我继续说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公子哥儿，应该懂得如何心痛女人，冷梅晚上睡觉有打铺盖的习惯，你应该随时惊醒，为她盖好被子。

“费翔”的脸上开始发绿。我再接再励地说，还有，她左边乳房下有颗黑痣，医生说那痣很危险，搞不好就癌变，所以你平常要搓要揉都要轻些，别让它受到刺激。

“费翔”慢慢地站起来，以为是要向我握手告别，就主动伸出手，没想到那家伙闪电般地就是一拳，重重地打在我的下巴上。我翻身倒地，人事不知。

下巴肿得老高，吃饭说话都困难，写了张假条，躲在寝室里养病。冷梅踢门而入，愤怒质问我，她什么时候跟我好过？什么时候跟我上过床？我这人向来色胆包天，送到嘴巴来的肥肉，岂能白白放过。我一把将她拉在怀里，说过去没有，现在补上不就得了。

冷梅拼命反抗却不肯大声叫唤，就知道她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因此就更加增添了我的斗志。进行这种斗争，我经验十分丰富，冷梅跟本不是对手，经过一番苦斗穷争，我终于把冷梅压到身下干掉了。

冷梅哭着说要去告我。我说可以，我最多判个五年刑，可你这辈子就别想再嫁上一个我这样优秀的男人。冷梅哭道，还是个大学生，这么下流。我说男人都是流氓，小学生是小流氓，大学生是大流氓。我说你别以为我现在还只是个小办事员，用不了多久，老子肯定当官，老子舅舅是副省长。

冷梅抬起头有点吃惊地问，哪个副省长是你舅舅？我说暂时保密，我舅舅不准我随便在外面提跟他的关系。冷



梅穿好衣服走了，出门时还狠狠地盯了我一眼：“陈枫，我不会放过你的！”

两天后，冷梅又跑到寝室来找我，说日你妈，老子现在只有跟你过了。我说跟我过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处长找我谈话时，并不是这么直接了当，而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椅子上，寒暄几句后就问我：“说说，对科里的工作有啥看法？”我心里生疑，日你妈也！对科里的工作就是有看法，能随便乱说？

混迹机关这么多年，深知祸从口出这句话的正确。不该听的坚决不听，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今天处长既然问起了，就不得不说，担心说错，便决定只说废话。在机关在官场，说废话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人人都会说，人人都必须说，但如何把废话说出水平，说出档次，说得美妙动听天花乱坠，这就要看每个人的本事了。

于是我说科里的工作开展得很正常，这主要是处里领导得好，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不可避免又是可以解决的。我像整总结材料一样，顺口为科里的工作总结了几点成绩，也说了几点不足。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不足是次要的，最后还做了两点合理化的建议。

处长对于这种被称着官样文章的废话可能听得太多了，坐在那里洗耳倾听，毫无不耐烦的表情，很礼贤下仕，虚怀若谷，想他打断他都不吭半句声。

听完我的废话，处长非常认真的点点头，说很好。接下来又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废话后，再次突然发问：“让



你来主持科里的工作，怎么样？”

我被彻底震懵了，脑子里像被人扣了盆糍糊再搅了几杓子。我当时的样子肯定呆头呆脑的，非常滑稽。不知道过了几秒还是几分，我才醐醍灌顶般地回过神，顿时血压升高手冷凉，心脏里像钻进只小耗子，一阵狂蹦乱跳，几次都快从喉管里面蹦出来。

差点冲口叫出来：天啊！我格老子要当官了？

好不容易按捺住情绪，结束了与处长的谈话，出了办公室我竟激动得不知东南西北，拧大腿咬舌尖眨眼睛费力淘神闹了好一会，彻底落实是真的不是梦后，就觉得肚皮底下又胀又热，有个气团在装怪像，就感到如果不找个地方尽快把憋在肚皮里的那股气发泄出来，就算不憋死也会憋成急性膀胱炎。

赶紧上厕所，打开裤扣摸出来站在小便器前，鼓了好久的劲，一滴尿也没挤出来，左右瞅了瞅，见里面没人，便冲着小便器上狼籍斑斑的粉墙，放开嗓子，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啊——”

我的叫声还没落，脑后又陡然传来一声更叫尖厉的叫声。

我被吓一大跳，调过头一看，从那排大便器的一扇木门后面，伸出一个惊恐万状脸青面黑的脑袋，冲着我惊咋咋地问：“啥事啥事出了什么事？”

是二科的老姜。见老姜这种如遇地震的惊恐状，我连忙解释道：没什么，没什么，刚才有一只苍蝇飞到我喉管里面了。老姜气愤地叫道：神经病！吓死人不偿命？我想到老姜一定吓得屁股没措就跳了起来，忍不住想笑，连忙



扣着扣子往外跑。

原以为老婆会高兴得把我从嘴巴舔到屁眼，没想到她却反应平平，好像此事她已经三年早知道。

结婚后，冷梅问我那个当副省长的舅舅，我告诉她说他老人家搞腐败被双规后，冷梅马上就跟我翻脸大闹一场，然后卷起衣服搬回娘家不回来了，我只得每天上门求告，从丈母娘到小姨妹，我挨个儿去拍去哄，用热脸蛋去贴她们的冷屁股。

四眼把我叫去狠狠地臭骂一顿，现在的男人，哪个不盼望着离婚，只有你他妈的这样贱！好汉讨百妻，咱哥们离这目标还差得太远，你他妈的半路就想松套，一辈子都屈死在一个女人的裙子下？

没办法，只好决定跟着四眼在色情路上拉车不松套。没想到我同意离了冷梅家里又不干，丈母娘亲自挂帅，小姨妹打先锋，率领着众姨姐姨妹加舅母子，一路气势汹汹地杀上门来，先将我家祖宗八代，姐儿妹子都操了一遍，然后逼我写检讨做保证，从今以后服从老婆绝对领导，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彻底洗面革心，立志做个新好男人。

四眼知道后气得直跳，你他妈的真贱！这么苛刻的条件，这种非人的待遇你也敢接受？我哭丧着脸说有什么办法，谁让冷梅这蠢婆娘长得这么美，美得我心尖尖都发痛。四眼骂道，天下的美女好多，外国的波丝小姬、凯丽尼拉；香港的张曼丽，关之琳；内地的巩利、刘晓庆，哪个不是大美人，你小子为什么不对自己来个高起点严要求？



我说那些美人离得太远，没钱打飞机票，冷梅近在咫尺，垂手可得，再说冷梅除了名气，哪点都不比你说的这些美人差。四眼气得仰天长啸：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硬，以后你小子会哭都哭不出眼泪水来，不信，就走着瞧。

我对四眼说，咱们现在都是国家干部了，有个形象问题，不能还像在学校那样扯起鸡巴到处乱搞，这些年被我们摧残过的良家女子已经不少，我们也应该收点手了。四眼说老子早就不想当这个鬼干部了，老子不像你，天生在仕途上抢饭吃的猴子，老子还得争取入党才能在单位上立住脚，共产党能让我这样的人混进去？

四眼说只要有机会就下海经商，老子这辈子孜孜不倦追求的，就是金钱和美女。我说假如有一天我们混到了领导阶层，金钱美女也会大大的有。四眼说国家工作人员到底没有大款好，可以端起机关枪，见女人就扫射。

从那以后，我在家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逐渐养成了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的习惯，我每次下班回家都要先察颜观色，如果发现冷梅肝脾滋润，气色美丽，我也就放心大胆地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丢心落肠。要是发觉气色不对，阴晴莫测，肝经火旺，就要小心了，最好离她远点，千万别随便咳嗽打喷嚏，让她心头不安稳。

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年她心情美丽的时候越来越少，肝经火旺的日子越来越多，四眼跑广州后，我落得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着了，什么事都只有窝在心里，找烟酒出气。



这两年，孩子送到学校寄宿后，冷梅就迷上了麻将，几乎天天晚上都坐在牌桌上操练，很快就成为机关大院内有名的麻坛冷血女杀手，麻将成了她比家庭职业还要重要的，应该孜孜不倦追求的东西。

开始，我曾转弯磨角给她提个醒，希望她能以家庭为重，少在外面打牌。冷梅一听就火冒三丈，叫道姑奶奶是出去打麻将，又不是偷人养汉，你是不是想把我当成钥匙练练一样，别在裤腰带上，吊在勾子后头？我说打麻将也不是不可以，但总得适可而止，不能每天都坐在牌桌子上来得将军不下马啊。

冷梅说想让姑奶奶呆在家里陪你？脑壳莫想偏了，有本事给我混个科长处长干干，我保证把你打整得舒舒服服的，用了前头用后头，来了上头来下头，你想怎样爽就让你怎样爽。

经过几次斗争几次失败后，我也想通了，就来个一家两治，下班后各耍各的，我也落得个自由自在，免得有个处处自以为是的女人常年累月守着耳朵叽哩瓜拉，随时随地向你指出这事应该这样做，那事不该那样做，弄得你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都直冒火。

我管不住冷梅除了她在家比我歪比我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那些牌友里有我的顶头上司和上司的家属，过于深沉闹起来，会让人家怀疑我是在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变相表示对领导不满。

好在老婆牌桌上特别有灵气，总是输少赢多，赢了后回家心情就比较美丽，就补赏式地陪我在床上做运动，把夫妻之间的全部生活都浓缩到十分钟之内，使之成为精





品。

我规规矩矩退出厨房回到客厅，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看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里开会那里讲话、接见这个会唔那个。

冷梅把菜炒好又烧了个汤，吃饭时还拿出来一瓶酒，给我斟了一杯，自己也斟了半杯。见她心情突然又美丽起来，就忍不住问道：今天除了我说你还有什么事，也山母猪吃肯德基，开洋荤要喝一杯？

冷梅含笑道：“你不是要当科长了吗，还不应该为这事干一杯？”

我说好像我回来以前，你就知道了。而我则是在下班时才被处长叫去谈话的。冷梅说其实我在两天前就知道了，我一惊，是张怀诚给你通的气？冷梅说是又怎么，现在你应该开点窍了啊，许多事情，在牌桌子上勾兑起来，比酒桌子上更容易。喝酒的人都说大话，哪里说哪里丢，酒一醒什么话都不记得了。打牌的人不同，愿赌服输，讲信用，说过的话一定要认帐。

我问这个科长的帽子，是不是你在牌桌子上找张怀诚勾兑出来的？冷梅说就凭你那点能耐，当个舅佬馆都没人肯接收！姑奶奶给他打了半年多的技术牌，经常赢这两家输他一家，加起来少说也有万把块，再蠢的人也会懂得起呀！所以我瞅空子跟他谈起你的事，他二话没说就点了头，说想办法考虑。

听了冷梅的这番话，我心头不由得阵阵发紧，浑身汗毛都全部竖起来。副处长张怀诚有如一道蓝色的精灵，幽幽地出现在我的眼帘。